

學者倡保留部分塔基 公開軍刀照片作歷史證據

「拜鬼塔」日寇罪證 極具愛國教育價值



毋忘歷史

《大公報》近日追蹤港島寶雲山所謂「忠靈塔」（被香港市民怒斥為「拜鬼塔」），了解其考古進展，獲悉「拜鬼塔」的塔底所埋金屬軍刀、石碑及木器等在2025年6月發現，但這個流傳80年的「軍刀之謎」，發現後的軍刀照片並未公開，相關考古報告有關方面表示仍在研究中。

有本港學者認為，對於歷史考古而言，實物證據十分關鍵，「即便實物無法展出，僅僅公開照片也遠好過沒有任何影像紀錄。」此外，近日大公報記者實地到寶雲山施工現場察看，發現塔基仍有一部分未拆除。該學者認為應保留僅剩的部分塔基，作為日軍侵略罪證，促進愛國主義教育。



掃碼睇片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盛德文、調查組

發展局：對出土物的安排適時交代

據了解，寶雲山「拜鬼塔」塔底的金屬軍刀、石碑及木器殘件塵封80年後於去年被發現。隨後本港考古專家啟動考古監察工作，並於2025年11月完成田野工作，之後交由考古團隊負責撰寫考古報告。報告撰寫完後，則需向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提交，並由古蹟辦審核發布。《大公報》日前分別向古蹟辦和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委）查詢報告和軍刀考古的進展，獲負責管轄兩個機構的發展局回覆，指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蹟辦一直有透過法定古蹟及獲評級的歷史建築，推動公眾教育與愛國意識傳承。針對「忠靈塔」項目，回覆指持牌考古人員完成報告後會提交古蹟辦審核。古蹟辦會審視報告內的背景資料、發掘地層及出土物的分析，以及考古監察流程紀錄等。報告獲古蹟辦接納後，古蹟辦會適時將報告供公眾參閱，亦會適時交代出土物的處置安排。

「多一份影像資料，多一份佐證」

國史教育中心校長、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史料分為很多種，其中實物是最有力的，若能讓這把軍刀完整展出自然最好，即便實物無法展出，僅僅公開照片也遠好過沒有任何影像紀錄，「多一份影像資料，就多一份佐證歷史的依據。」何漢權認為，這段苦難歷史，無論對於國民歷史認知、乃至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培育，都具備極高的愛國主義教育價值。

大公報記者日前見到寶雲山「拜鬼塔」塔基仍有一部分未完全拆除。記者比對當年「拜鬼塔」構想圖及後來「拜鬼塔」被炸毀的圖片，見到現在尚有保留的部分包括一片斑駁的花崗岩牆壁，以及目測有一面約數米高的花崗石基座殘址，而沿着殘址往海邊方向延伸的部分則已夷為平地。大公報記者向現場一地盤工人詢問，得到回覆指拆除工程仍在進行。不過，早前有本港學者建議保留部分塔基以作歷史實證，而且這與有關地基工程未必有衝突。記者昨日就此詢問何漢權，何漢權亦贊同保留部分塔基。「還是那句，實物證據十分關鍵。」何漢權表示，史學界有句話叫「孤證不立」，若只依靠文字記載，說服力有限；而一旦搭配實物佐證，就形成雙重史料，證據更充分。

他讚揚《大公報》主動挖掘、宣傳這段歷史，認為媒體應承擔還原歷史真相、傳遞正確史觀的責任。何漢權建議把所謂忠靈塔、慰靈塔這些「拜鬼塔」和軍刀等歷史證據納入教學素材，讓本港青少年乃至全港市民銘記過往苦難，同時更加珍視當下和平。



▲「拜鬼塔」於1947年被炸毀，只留下基座。

◀大公報記者在寶雲山現場所見，「拜鬼塔」仍然保留有一面花崗岩牆壁（紅箭嘴）及花崗石基座殘址（藍箭嘴）。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歷史學者：侵港罪證提醒世人銘記歷史

愛國教育

今次「拜鬼塔」的發現，不僅為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增添了鮮活素材，更填補了整個大中華地區侵略史研究中的一塊重要拼圖。它的存在表明，香港的苦難與抗爭，本就熔鑄於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之中。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生近日對《大公報》表示，「忠靈塔」是日本佔領香港期間為紀念陣亡日軍而强行修建的紀念塔，建於香港被日軍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歲月。他認為日軍在香港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而報道這一歷史，有助於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正確認識那段歷史，理解香港的命運從來都與祖國緊密相連。

「公元663年8月，唐朝和新羅聯軍在今天朝鮮半島西南側錦江口，與日本和百濟聯軍進行東亞歷史上的第一場大戰。戰爭的結果是日軍全軍覆沒，其中一個叫大伴部博麻的日軍被俘虜，並且帶到了唐朝的首都長安。」

深耕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張生，從日本歷史的內在邏輯出發，作出深刻剖析。張生說，在長安，大伴部博麻聽說唐軍可能乘勝追擊佔領日本，他迫切要把這個情報加急傳遞到日本國內。大伴部博麻便把自己賣身為奴，讓其他幾個同伴用這筆錢返回了日本。

「歷經3年，同伴回到日本，他們把唐軍可能會進軍日本的消息告訴了

天皇，日本從那時候起大規模向中國派出了遣唐使。」

日右翼抱着錯誤史觀不放

「賣身為奴17年以後，大伴部博麻還活着，被贖回日本後，作為忠君愛國的形象載入史冊。」張生認為，大伴部博麻賣身救國的故事被寫入日本史書，反映出日本民族對歷史記憶的執著。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記不記得」，而在於「記得什麼」。張生表示，日本右翼勢力念念不忘的，不是侵略的罪惡，而是擴張的「輝煌」。從侵華戰爭到太平洋戰爭，那段被他們美化的歷史，恰恰是亞洲人民血淚交織的苦難史。如果他們繼續抱着這種錯誤史觀不放，那麼不僅50年、100年，即便再過1000年，他們也走不出軍



▲孫宅巍認為，應利用新發現的日本侵港文物資料，加強對日本侵華歷史的認識。



▲張生表示，日本右翼抱持錯誤史觀不放，即便再過千年，亦走不出軍國主義的陰影。

國主義的陰影。

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軍在香港留下大量企圖銘刻其所謂「武功」的建築物。這些建築從軍事據點、行政官邸到紀念塔碑，無一不是侵略者試圖將殖民統治合法化、永久化的物證。張生表示，此次《大公報》報道的「忠靈塔」，正是日軍試圖在香港這片中國領土上留下永久侵略印記的典型代表，它不僅是磚石的堆砌，更是軍國主義野心的具象化。

南京大屠殺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孫宅巍亦通過香港《大公報》了解到所謂「忠靈塔」的現狀，他認為，香港地區應在抗戰爆發95周年、抗戰勝利81周年之際，抓住這一歷史契機，利用新發現的日本侵港文物資料，加強對日本侵華歷史的宣傳，堅決回擊日本新老右翼勢力的喧囂。「愛國主義教育，是放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長期任務、基礎性教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柱。」

孫宅巍提及，日本華中方面軍罪魁松井石根於1937年12月18日，即攻陷南京後的第五天，在南京為在上海、南京之役中死去的官兵舉行「忠靈祭」的鬧劇。南京的「忠靈祭」與香港的「忠靈塔」，都是日本侵略者通過拜鬼來宣揚軍國主義的一種罪惡手段。「我們必須在思想上警鐘長鳴，時刻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決不允許新型軍國主義抬頭，再次禍害人類。」

大公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另一「拜鬼塔」隱藏在九龍醫院

罪證確鑿

位於港島寶雲山頂的所謂「忠靈塔」（被香港市民怒斥為「拜鬼塔」），在日佔時期結束後被港英政府炸毀。不過，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證豈只這一座塔，另一個於現在九龍醫院的罪證——被日軍稱為「慰靈塔」的建築，至今仍然保持原來狀態。有本港歷史專家表示，這或許是香港唯一一個能被完整保留下來的「拜鬼塔」。大公報記者日前赴九龍醫院探秘，見到該塔已經被周邊樹根樹枝纏繞，難以窺見全貌。

完整保留 內部中空

大公報記者走到九龍醫院內一座山邊，透過重重樹影隱約見到那座完整保留的「拜鬼塔」，惟塔前立了一些禁止行人入內的類似的警示牌。據記者目測，此塔大約有三、四層樓高，總共高度約十米。有歷史愛好者多年前來到此處探秘，他昨日告訴記者，塔的下方內部是中空的，不知有何用途。

據史料記載及本港媒體報道，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把九龍醫院改為「香港陸軍病院本院」，接收大量東南亞戰場的傷兵，日軍就在醫院一角建造這座所謂的「慰靈塔」，去供奉這些侵略者的亡靈。1942年6月1日，日軍舉行了所謂「安慰英靈紀念碑」揭幕儀式，日寇總督磯谷廉介親自主持。而有關九龍醫院「慰靈塔」的消息，只有1942年6月2日這一天報紙的報道，之後80年幾乎沒有公開提及。戰後，香港天文台把這座塔改作信號塔，後來停用，這座「拜鬼塔」便開始荒廢。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調查組



◀九龍醫院內的「拜鬼塔」至今仍然保持原來狀態，是日寇侵華的歷史罪證。
讀者提供



掃碼睇片



▲有歷史愛好者曾到九龍醫院內的「拜鬼塔」探秘，發現塔的下方內部為中空。
讀者提供

動植物公園建神社 推行殖民奴化教育

洗腦宣傳

日本每侵略一個地方，都會在當地建築神社或所謂的「忠靈塔」，香港亦不例外。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裏，日軍一共在港建了三座香港神社及「拜鬼塔」，以此向香港市民展示日軍的權力，進行軍國主義統治與洗腦宣傳和奴化教育。

作軍國主義統治與洗腦宣傳

日軍佔領香港後大興土木，強迫港人出錢出力在港島寶雲山頂興建「拜鬼塔」、改建港督府及建神社三大工程。現今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在日佔時期稱為「大正公園」，曾經興建過神社。神社原本設計面積約有1平方公里，供奉日本天皇一家的祖先神祇天照大神。最後，香港神社及寶雲山「拜鬼塔」還未完工，日本已戰敗投降。

依日本神道教慣例，建造所謂的「忠靈塔」等都需製造「御鎮物」作為奠基典禮。香港的「拜鬼塔」亦不例外，1942年由日本刀匠栗原彥三郎等人，在香港動植物公園進行御鎮物的鑄造。由日軍佔領香港後的首任總督磯谷廉介主持開鑄儀式，並打出鑄刀的第一槌。在1942年12月8日舉行的奠基儀式上，把鍛造好的

軍刀作為「御鎮物」埋藏塔底。由於工程浩大，至1945年日軍投降時，「拜鬼塔」仍未建成，最後於1947年2月26日被港英政府拆除。軍刀長埋地下83年，至去年6月金馬倫大廈重建，才被發現。

在統治香港期間，磯谷廉介為破壞香港經濟，制定嚴格的進出香港規定，使進入香港的人和貨物大量減少，大量港人餓死。他推行香港疏散政策，出動日軍「圍捕疏散者」，令香港人口從150萬減到不足70萬人。日本投降後，磯谷廉介被列為侵華日軍乙級戰犯被逮捕。1947年7月被南京軍事法庭以戰爭罪判處無期徒刑，1967年於日本病死。



▲日佔時期，日軍曾經在香港動植物公園現址興建過神社，但還未完工，日本已戰敗投降。